

何志平：香港品牌—從聲色香味講到一國兩制

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今日（十二月十七日）出席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城市文化交流會議的致辭全文（只有中文）：

各位朋友：

很高興見到你們，亦都好多謝大會邀請我做演講嘉賓。今年城市交流會議的主題是「城市品牌」，是一個學術的熱門話題，亦是一個觀感的問題，學術的問題留待其他專家處理，我只想同大家閒話家常，講一下我在香港幾十年來的觀感。古人話，「桃花依舊，人面全非。」香港的變化更加徹底，好多地方，已經「桃花不在，人面全非。」幾十年來，香港的變化，真是令人百感交集。城市是令人六根不淨的紅塵俗世，就等我由佛家的「六根」和「六塵」來講。六根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六根感受到的，就是六塵，塵土的塵，是污染的意思，六塵是聲、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聲音、顏色、氣味、味道、觸感和對事物的觀感。

先說聲音。香港市區，人口密集，最容易聽到的是車聲、機器聲在高樓大廈之間回響，令你分不出什麼聲音，總之就是嗡嗡聲。但是香港也有寧靜的時刻，寧靜的地方。在清晨四、五點鐘的時候，如果你早起，或者徹夜不眠，可以聽見鳥叫。秋日夜歸的時候，行過花圃草叢，在暗黃的路燈之下，會聽見蟋蟀之類的蟲鳴。

廣府話的中原唐音

至於人聲，在香港聽得最多的是音調抑揚、音量充沛的粵語，亦即是廣府話。如果你在周日的香港茶樓聽人講粵語，就會認同香港人是世上最為活力充沛的族群。經過幾十年自然的混合，香港有了自己的社會交流語，就是港式粵語，但同時我們也流行有英文和普通話。在周日的中環，最容易聽見的是菲律賓人的 Tagalog，在尖沙嘴某些小區，會聽見印度話、巴基斯坦話。在牛頭角街市，會聽到潮州話；在北角街市，會聽到閩南話。在新界圍村，如果在元朗，會聽見圍頭話，一種比廣府話還要多一個聲調、總共有十個聲調的中原遺音。如果在西貢的山村，會聽到客家話，一樣是中原古音。比起中國國語普通話，香港的廣府話保留更多唐朝的古

音和單音節詞匯。

講起顏色，不同的地方都會給我不同的顏色，我覺得英國是灰色的、澳門是粉紅色的、北京是紅色的、意大利是土黃色的、希臘是白色的。一個地方的顏色，其實是一個地方文化的反映，亦是該地人情趣與品味的反映。我生於香港，長於香港。我認為香港沒有固定的顏色，感覺上她一直在變。六、七十年代的香港是藍色的，八十年代的香港是黃黃綠綠的，九十年代則是紫紅色的，二〇〇〇年以來，香港變成了銀色。這只是我的直觀，是我的個人感覺，連我自己也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。

但是，有人認為，香港是金錢社會，見錢眼開，香港人最喜愛的是花花綠綠的銀紙。港幣有金色、棕色、紅色、藍色、綠色、紫色等，面額由一千圓到十圓，種類之多，可以講是世界少有。最特別的是，香港雖然是金融中心，但銀紙一向都是主要由三家銀行發鈔，因此香港好多銀紙都有三個版本，但是從來無影響到港幣的幣值和信用。至於九七之前發行的銀紙和硬幣，一樣通用，不過好多舊紙幣都給銀行回收或者被收藏家收集，除了綠色的十元之外，不容易見到，硬幣就容易見到一些。香港的特色是多元化，連發鈔都可以多元化，新舊政府的銀紙一樣通用，相信是內地和台灣的朋友無法想象的。

氣味，據說是人類記憶最牢固的。香港的氣味，我自己最難受的是中環一帶的灰塵味、汽車廢氣味和裝修的油漆味，但是由皇后大道中向下走，進入西環，就會聞到海產魚乾味、涼果蜜餞味。由大道中往上走，就會聞到各種特色餐廳的香味。我久不久就懷念我以前居住的油麻地區，那裏的味道最複雜。一小段榕樹頭的上海街，就有砧板廚具店的木味、元寶香燭店的檀香味、臘鴨臘腸店的玫瑰露味、藥材店的藥材味、涼茶鋪的菊花味、五金店的油灰味。廟街有東風螺味、煲仔飯味，果欄有橙味和木箱的杉木味，油麻地戲院有霉臭味，還有廟街停車場傳來陣陣的膻味。香港三面環海，我們很容易會嗅到海洋的鹹水味。我們居住環境擠迫，一個家庭與一個家庭很多時候只是一牆之隔，鄰居的飯香餸香都會聞得到。還有星期日的郊外，燒烤的肉香與炭香也格外使人醒神。

觸覺是最難記得的，因為城市人慣了用眼看，好少用手摸。城市生活擠迫，路上行人擦肩而過，但是，香港的都市人都非常謹慎看顧自己的一雙手，以免產生誤會。觸覺是最可靠的，亦是反應最

快的，一些武林高手過招，就只是靠觸覺，一搭手就連消帶打，例如太極推手或者詠春繃手。我就不是武林高手，所以搭車、搭電梯最緊要握緊扶手！握得最多的是商場的黑沉沉的電梯扶手，和地鐵、火車同巴士的不銹鋼扶手。電梯扶手摩擦得多，是暖的；火車同巴士的扶手就因為冷氣開得太勁，是凍的。兩者都是好滑，香港好多公共設施都打磨得好滑，令人用得好順暢，亦令你無什麼觸覺的記憶。

雙重的性格

最後就是觀感了。喜歡悠閒和舊事物的人，會慨嘆香港市容翻新得太快，高樓大廈太密集，生活節奏太快，玻璃和不銹鋼用得太多，原木和紅磚用得太少。喜歡刺激和新穎事物的人，又會覺得夾雜在高樓大廈之間的舊式唐樓太殘破，舊街市太潮濕，街坊茶餐廳不衛生，上海街太髒亂。當你埋怨香港人行路打衝鋒，目中無人，太重視利益，無人情味的時候，又有無想過，在香港一隻狗、甚至一隻野豬跌落下水道，當局都會考慮派遣消防員來救援？為了安頓一隻走失的小鱷魚，香港出動澳洲的鱷魚先生利弗和番禺的鱷魚釗，以最人道的的方法來捕捉。

這些相反的、矛盾的觀感，就是因為香港是國際大都會。一個國際大都會必須具備雙重性格(dual character)：世界性與本土性。香港市中心的新區，好似中環交易廣場一帶，建築乾淨利落，方便跨國企業和國際人員落腳，連接世界潮流；香港週邊的舊區，好似西環、灣仔、油麻地，建築深沉錯落，方便小商戶和工匠謀生與市民居住，培養本土文化。一邊是迅速的吸收和交流，一邊是緩慢的培養和創造。放在香港的環境，就是一邊是時尚的、現代的、西化(包括日本)的世界文化，一邊是守舊的、中國嶺南的、華洋雜交的本土文化。兩者之間互動的力量，就是創新的張力(creative tension)，就是香港這個城市的動力！

香港是亞洲最古老的現代城市

香港如何可以成為國際大都會，是因為香港有一個不為外人道的歷史身份：香港是亞洲最古老的現代城市(Hong Kong is the oldest modern city in Asia)。比起北京、深圳、上海或者台北，香港都毫不汗顏，因

為香港是一個古老的現代城市，這是比「亞洲國際都會」和「活力之都」更為深厚的文化品牌。香港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現代行政史，香港是第一個率先實現整體現代化的中國地方。香港的現代行政和法治秩序，比日本明治維新還要早幾十年。孫中山可以在香港取得革新滿清中國的靈感，開放改革時代的中國亦在香港取得革新制度的典範。

香港是第一個率先實現整體現代化的中國地方，香港還是最徹底現代化的地方。因為在以前，中國派學生出洋遊學，只能進入洋人社會的某個階層，學到某學科的知識；請洋人專家來華，亦只能教到一部份人。而香港就可以上至大亨、法官，下至跟班、伙記，都能夠在現代的公共秩序之下生活，完成了社會整體的現代化，這是一個文化奇跡。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講，現代化的轉型，不能單靠一兩位思想家，「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和常人，乃至軍閥官僚、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、思想、試驗等過程，並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，分期分段，累積而製造之。」（註）。

香港歷史悠久的現代城市性格裏面，有毀滅，有保存，亦有創新。香港尊重言論自由、結社自由、信仰自由，香港更加尊重經濟自由和私有產權。在自由社會之下，每當東南亞或內地社會有動盪的時候，香港成為各地流亡文士的避風港，保存了國學、繁體字、舊式中文和粵語。內地、香港與台灣三地，亦只有香港在清明、重陽和佛誕放公眾假期。大陸無疑有豐富的文物建築，但只有香港的新界依然保存了春秋二祭和族田、鄉約和宗祠的宗法制度。香港的公民社會，在法治環境下，健康成長，由老牌的東華三院到新興的論政團體，由守舊的宗親祖堂到激進的托派組織，都可包容，甚至可以進入立法會。這是香港的自由社會的保存力量。香港有國學大師，有流行文化巨星，有銀行大班，股市炒家，更有董驪、曾近榮、朱維德等江湖奇才。內地和台灣都會培養出國學大師和文化巨星，但只有香港的自由環境可以培養出董驪和周星馳。

香港尊重經濟自由和私有產權，創造了大量財富，不過，亦都毀滅了珍貴的文物建築和舊式的生活情調。香港的舊建築，不論英式唐式，都大量清拆，是因香港缺乏腹地以供迴旋，數十年間人口以百萬暴增，以及經濟轉型急速，剛為輕工業開闢了新市鎮，大陸就開放改革，香港金融商業服務旋即興起，以至市中心樓房土地需

求殷切，於是移山填海，高樓大廈和天橋公路拔地而起，為了效率和盈利，難以兼顧建築美學和鄰里和諧。亦因為香港尊重私有產權，市區好多有集體回憶價值的私人建築（如利舞台、荔園）好多都不幸被拆毀，改建為高樓大廈。新界的農地在八十年代之後，紛紛興建丁屋出賣，或者開闢為廢車場和貨櫃倉，污染水土和破壞景觀。近年在政府要推出保育政策的時候，新界有個別的地主為了保護私產，揚言威脅放火燒雀，燒紅樹林。這些都是香港的矛盾所在，我相信，也是香港進步的動力所在。在地產商決定不拆毀紅灣半島的建築群一事之上，有市民開始看到私產的擁有人開始考慮社會責任，商人開始顧全長遠的商業榮譽和整體效果。

個人認為，香港進步的最大動力，香港創新的最大力量仍然未曾開發出來，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的文化力量。香港已回歸祖國七年半了，但是，個人認為，香港仍然處於回歸的過渡期。或許因為一國兩制是全新的產物，世界上沒有任何其它的經驗可以加以借鑑，所以我們只好一步一腳印，恪守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界限。但正正因為這樣，一國兩制還未能發揮她應有的最大的威力。香港的政權回歸中國，是亞洲最古老的現代城市回歸到亞洲文明歷史最悠久的國家，兩者將會產生巨大的創新張力(creative tension)。我們可以在一國之內，引入兩制的靈活；在兩制之內，引入一國的穩定。舉個例來說，有經濟學家認為，港幣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做了前鋒，但人民幣在將來亦為港幣的幣值穩定做後盾。其實，一國兩制之間，可以是一個接觸點，一個介面，也是一個緩衝的地區，一個灰色的地帶。在這個地帶裡，既是一國，又是兩制。既非一國，又非兩制。這個緩衝區，包含着一國兩制的最大動力。當有一天，我們能夠在這個框架內，游刃有餘，發揮一國與兩制的最大威力，便是一國兩制成功的時候。總之，應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在這個過渡時期，我們香港人也許只看到疑惑與挑戰，但在這個階段之中，正隱藏了無窮的創新活力，等住大家去發揮。多謝各位！

（註：《晚清七十年》（全五冊），台北，遠流，一九九八，第三冊，第一四六頁。）

完

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七日（星期五）